

郑达 /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 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河套王

水利奇才 西北首富 河套之王
王同春的人生传奇



河套王

郑达 / 著

水利奇才 西北首富 河套之王
王同春的人生传奇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 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河套王 / 郑达著. —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9.1
ISBN 978-7-5306-4978-7

I. 河… II. 郑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82523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9 插页 2 字数 320 千字

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5000 册 定价: 35.00 元

引言

许多人都知道走西口,但最早来西口外拓荒的是谁?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历程和人生沉浮?

许多人都知道有句老话:“黄河百害,唯富一套。”但这一套在什么地方,由谁最先开发?

许多人知道李冰,但在他之后的两千多年里,中国还有谁在引水灌田方面可与他相比?

许多人知道中国有三大灌区:两千年前李冰开发的成都平原灌区、解放后政府开发的安徽淠史杭灌区和清末民初开发的河套灌区。但谁是河套灌区的开发者?

本书就是要揭开这些历史之谜。

打开地图,一眼就可看见黄河那个特殊的,向北直抵阴山的大弯。而在大弯的顶端,又绕出一个半圆的小弯。就地理名词而言,大弯之内及沿河之地,叫做河套。而历代的行政区划和人们的习惯说法,河套则是指小弯围出的半圆。原因很简单:它是大河套的眼睛、精髓。它三面环山,四面环水,是塞上乃至全中国最得天独厚,最富饶的膏腴之地。这里就是走西口人主要的落脚地方,是他们的天堂。

历史上,只在秦、汉等几代,这里有过大规模开发。在其他的漫长岁月里,它一片荒芜。被密不透风的、高可没人的红柳丛、枳棘林和白茨蓬,及其他各种野草所覆盖。

它的真正大规模开发始于清光绪年间。拓荒者就是大批走西口过来的晋、陕、冀、豫、鲁农民。“哥哥你走西口,小妹妹我泪蛋蛋流……”唱的就是那个时代、那些农民的生活。西口外地域广袤,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指河套,就是这片半圆之地。

河套的得天独厚之处有二:一是土地平坦,且由黄河改道时的河水“耕犁”一遍,异常肥沃;二是黄河水可自流灌溉。

因此开发河套,第一要务是开挖引水大渠。

本书要写的,就是开发河套灌区的水利奇人王同春。他是一个普通贫苦农民,老家在河北邢台,走西口来到河套。李冰是政府官员,开渠用的是国家资财,个人起的是领导作用。而王同春完全以个人财力,并亲自动手勘测、设计甚至下渠挖泥,开出当时河套总共八道大渠的五道,并且是另外三道的技术总指挥。同时在包

头、鄂尔多斯、山西晋北也有他开发的土地。六十年中个人开渠总长达两千公里，当时可浇灌土地一百一十多万亩，超过了李冰都江堰当时所浇的一百万亩，创造了世界水利史上的神话。

他是中国西部开发的先驱，河套水利的奠基人。他开的渠道至今流水哗哗，滋润着那方平原。

他身高一米九，力大无比，是典型的西北大汉、硬汉。他还是独眼，他的渠全用独眼测量，准确度让后来拿仪器的工程师惊诧万分，自叹弗如。老百姓把他视为神仙，他在世时用“领牲”的办法向他求水，他去世后又用放河灯的方法纪念他，说他是龙王——“独眼龙王”之说，就始于此。

清末民初，社会动荡，战事频仍，经济及水利建设大事很难有人顾及。河套蛮荒之地，落后无比，没有人会想到在这边陲一隅会有重要的经济大事发生。尽管如此，王同春的声望还是穿云破雾，在北京迅速蹿红。首先是当时中国的首席地理学家张相文考察西北发现了他，立刻推荐给了农商部总长张謇。张謇请王同春进京，任他为国家高级水利顾问，并与外国专家一道赴南方研究治理淮河方案。接着山西晋北农会把他请去，让他帮助测量设计，开挖了两条大渠。

一九二五年他离世后，北大著名教授、作家顾颉刚，同冰心、郑振铎等访问绥远时，深为他的事迹所感动。顾颉刚写了长文歌颂，冰心则写了他的女儿。从此来访的学者、作家络绎不绝，颂扬王同春的文章也屡屡见诸报刊。小学语文课本里也收有一篇文章《王同春开发河套》。

他是西北首富，最盛时期开垦并拥有耕地八十六万亩。长年雇长、短工一千多人，耕种他土地的佃农两万多人，年收粮食近七千万斤。有耕牛一千多头，场牛两千多头，骡马一千七百匹，骆驼五百峰，羊十二万只。一八九一年华北、西北大旱，他一人收留五万灾民近一年。所有这些，都是解放前后当地地方志里的确凿记载。他又性格复杂，暴戾、残忍，杀过不少人，做了不少坏事。解放时他的祠堂被毁，坟墓被挖，棺骨扬撒。以后在多年的极左思潮影响下，他一直是一个禁区。直到改革开放，他才重又被提起，地方政府为他建立陈列馆。他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地位。

当河套拓荒者的子孙们在津津有味地咀嚼着他的种种传奇故事，重温着那段悲壮历史的时候，其他地方的百姓却一无所知。

这不公平，也很可惜，我们怎么可以忘记我们民族的这位奇人，伟人！

——这就是写作本书的缘由。

目 录

- 第 一 章 刁人沟与卧羊台 / 1
- 第 二 章 夜半奔袭 / 6
- 第 三 章 独眼 毒眼 / 14
- 第 四 章 女人:有情的和无意的 / 26
- 第 五 章 赤身问罪 / 41
- 第 六 章 树茬滴血 镲眼藏身 / 48
- 第 七 章 狠的遇上不要命的 / 57
- 第 八 章 妓非妓 / 67
- 第 九 章 新版“隆中对” / 75
- 第 十 章 两男女骚情爬山调 / 88
- 第十一章 祥瑞之兆:蜃景 / 100
- 第十二章 秀才遇上“兵” / 110
- 第十三章 两颗眼珠子 / 120

第十四章	大年懂,范仲淹遗风	/ 131
第十五章	黄河里揪马尾逃命	/ 144
第十六章	挥泪责己过 沥血唤儿魂	/ 156
第十七章	土匪被收编 猎人遭投河	/ 163
第十八章	文先生戏论人性	/ 176
第十九章	王公大吏垛抒情	/ 187
第 廿 章	“四大”串话后的命案	/ 198
第廿一章	巨富峰顶下的深渊	/ 210
第廿二章	读书人詈骂贪官	/ 222
第廿三章	新青年	/ 233
第廿四章	“狡兔死,走狗烹”	/ 242
第廿五章	临难知报恩 迎刃表心迹	/ 252
第廿六章	无奈的“万金油”	/ 261
第廿七章	地学权威、状元和外国专家	/ 269
第廿八章	烈女傲城头 活男进灵棚	/ 281
第廿九章	石碑上说	/ 289

第一章

刁人沟与卧羊台

“那里，就是刁人沟了……”李成事说，同时和老婆对看了一眼，老婆的脸已经白了。

她腿脚僵直地走近独轮车，从粗条花布包袱里翻出一双肥大的牛鼻子鞋。索索地，伸进四个指头往上顶顶，交到男人手里。李成事穿上，在地上走了两步，俩人又对看了一眼。鞋头里有三两银子。二两是他们出门时变卖家产的收入，另一两是进财爹给进财带的盘费。进财是同村的一个青年，和他们一起出来的。

老婆又从怀里掏出一个白麻纸包，里边有一撮草灰。他唤女儿惠惠到身边，在草灰里吐了口水，抹到女儿的脸上。

空气紧张起来。进财弯下腰，拧着像是不情愿的僵硬的脖子，双手攥住一根车把摇了摇——他想，万一遭遇土匪，就劈下车把做武器。又在车上翻出李婶纳鞋的锥子，闷声不响地，装入自己的口袋。

独轮车吱扭着。轱辘碾过沙砾的路面，木屑卷曲，石粒迸飞。晨风从北边乌拉山吹来，潮湿而有凉意。南面的黄河时隐时现。

他们脚下的路，就在山与河中间的狭长地带。

山的南麓，一条山水沟将山体一劈为二，顺坡而下，直扑黄河。此沟叫刁人沟。此刁人沟非彼刁人沟。刁，土语，意为抢。刁人是抢人，刁人沟是抢人沟，土匪出没之沟。凡从内地走西口进入河套，或从河套返回内地的人，必须经过这条沟。

四个人是一个月前从直隶邢台石门村出发的，目标是西口外最富庶的地方——河套。李成事已在那里落脚几年，这次回家接出了家小。进财家原是石门村的大户，近

年破落，跟上曾是他家帮工的李叔出来了。他体格壮硕，十六岁已是五尺八寸（一米九多）的个头。面色黛黑，直硬的脖颈流着油汗。此刻谁也不会想到，他就是后来驰名全国的河套大王王同春，进财是他的小名。他是独眼。

进财张开双臂把李婶抱起来。李婶瘦瘦的身体像干瘪的茄子蜷曲在他的怀里，红着脸，不好意思地笑笑，乖乖地被放在车上，无奈地呻唤了一声。

进财推着车，他们加快了脚步，不时把惊栗的目光投向沟口。沟口黑洞洞的，偶尔有小旋风鬼火一样转几个圈，追逐着，猝然不见了……

耳边响起了马蹄声，四个人头皮刷一下紧了。眼盯着沟口，那里一片迷茫。李成事腿一软，老婆咕咚掉在了地上。惠惠向进财靠来，进财一手揽住她，一手捉住车把，脚踏着车身，只要一使劲，一根木棒就会喀嚓一声，攥在他手里……却见一个人从身后追了上来。来人骑一匹快马，鞍辔讲究，不像草寇。李成事从进财手里接过推车，靠在路边。

骑手停下来，扬声道：“赶紧走了，这里是土匪的老窝！”

李成事连连点头：“是了是了。”

那人又说：“除非有人家陈家的马，谁都怕从这里过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锦秀堂掌柜陈锦秀嘛，不知道？”

“知道知道。河套第一大户，爱马，当过兵……”

来人拍马要走，看见了惠惠。“哈哈，这办法还能骗了人？一眼就看出是颗俊脸蛋嘛。”猫下腰，往惠惠脸上瞅去。惠惠忙把脸扭向一边。

“看看，她还害羞呢。土匪过来，剥你个精光，提溜到河汉里涮涮，保准刷拉拉一个白，嘿嘿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座下的马突然疯了，尥了两个蹶子后，挣命般往前奔去。原来是进财使坏，把李婶的纳鞋锥子结结实实地扎在了马屁股上，二寸长，一点没有剩下。

“操你祖宗！”他骂了一声。瞪着远去的人影，一下一下，把带血的锥子在手掌上抹着。

再往前走到了山口，名叫西山嘴。乌拉山到了这里不再向西延伸，而是向北逶迤而去。然后与阴山主脉相连后，再向西挺进。五百里后南拐，形成一个大大的弓形。顺弓而行的是黄河的支流乌加河，而南面的黄河主流恰从弓的两头直线通过，成为弓弦。弓与弦之间的黄河冲积平原，就是中国有名的河套平原。

山口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天然平台。站在平台向西眺望，浩渺的河套大平原就在眼

前。这平台叫卧羊台,也不是一个寻常地方。李成事说,自从有过那次血战,它变得凶险起来。关于那次血战,有一个传说——

那一年,宋代抗金名将杨令公率领儿子杨六郎及十万大军进兵阴山。大部队驻扎于包头西南的麻池,派六儿率先头部队进河套探路。杨六郎来到卧羊台时,正是黄昏时分。站在台上向西一望,他惊呆了,多美的平原啊!北面有阴山如黛,南面有黄河如带。中间的平原浩瀚无垠,平坦如砥。夕阳普照,绿草萋萋。紫气飘忽,云蒸霞蔚……杨六郎活这么大,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好的地方,他被彻底迷倒了。他想,他要是收复河套,一定好好开发,让它变成粮仓。再看脚下的土台,平平整整,竟有方圆三四里大,真是不可思议!看来这杨将军有点诗人气质。他下令部队停止前进,就地埋锅造饭,安营扎寨。他的心思,是要看看今天的河套落日,再看看明天日出时的河套。

部队停下不久,一股旋风刮过,风后出现一个老人,说有重要事情向杨将军禀报。杨六郎问他何事,老人吞吞吐吐:“杨家军抗击契丹,是大好事……这儿,不能停留,请快快离开。”杨六郎问为什么,他吞吐说:“这地方……这地方叫……”杨六郎问叫什么,他终于说:“叫,卧羊台。”“卧羊台好啊,平整宽展,我们正好搭帐篷嘛。”“不不,卧羊是这里的土话,意思是杀羊呀!”

杨六郎立刻心有所悟,大惊,遂命令队伍马上后退。但为时已晚,埋伏在刁人沟准备夜里出击的契丹兵截住了退路。敌人一阵疯狂掩杀,杨家军虽然突围成功,但死伤不少,鲜血染红了卧羊台……

事后,卧羊台还叫卧羊台,牧人还常来这里牧羊。但他们心里想的不一样了,每每来到这里,不仅只是给羊儿找个卧下休息的地方,更多的是,冥想往昔,追念忠良……

李成事说:“杨家将是忠臣啊!”

进财听得入迷,也叹道:“那个老人,像是神仙。”

然后他就拉着惠惠往台上爬去。他迈开长腿,缓步向台上攀登。脑子里沉沉的,有什么东西让他不能释怀。

“想什么呢?”惠惠问。

“我也说不清。”

“你这样子,像个大人。”

惠惠丢下他,先一步跑到台上。她手搭凉棚向西眺望,跷起脚,伸着脖子……忽然呀——叫了一声,又戛然而止,人蹲在了地上。进财急步赶上去,只见惠惠两眼直愣愣瞪着西方,神色迷幻,了无气息。进财急忙摇动她的双肩,“怎么啦?怎么啦?”

俄顷,惠惠嗯一声缓过神来,望着进财,良久,神秘兮兮地说:“进财哥,我昨晚梦了个梦。梦见一大片一大片绿草,一会儿有白雾滚过,一会儿又变成红的云彩……真

是好看呀！不想在这儿真的看到了。你看——”她手指西方。

进财转身西望，果真好一块美丽的大平原。雾岚流动，时而白如棉絮，时而在阳光下变幻出各种色彩，间或又露出一个个明亮的海子和一道道宽宽窄窄的水沟——那是黄河由北面山麓向南改道时留下的痕迹。他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，顿觉热血沸腾，不能自己。

惠惠捅捅他的胳膊：“我的梦还没完呢。”

“唔……还，还有什么？”

“还有……你推着这辆独轮车，走了进去。走啊走啊走啊走啊，过了河过了树林过了草滩，过了这过了那，走了很远很远很远……后来呢，你出来了，独轮车变成了一长串一长串的大马车，车上装满了一大箱一大箱的金银财宝……”

进财猛然扳过她的肩膀，凝视着她的双眼：“你说的是真的？”

“真的呀！”十六岁的姑娘，眼眸清澈如水，没受任何污染。从那个晶亮的瞳仁里，进财看到了强大的自己。

隐隐听到沙沙的声音。回头看，一群洁白的山羊从山崖跳下，互相关照着，形成一条直线向卧羊台走来。中间有个老人，绾着古人的发髻，一把长髯风流飘逸。他打了声呼哨，羊停住脚步，安静地卧了下来。

老人也坐下来。

像有股魔力，吸引着进财向老人走去，恭恭敬敬站在老人面前。

老人长眉毛下的眼睛眯成一条缝，上上下下打量着他。

“你喜欢？”老人问，眼望着平原。

进财迷茫地点点头。

“杨将军也喜欢。”

“你……杨家军的后人？”

“杨将军要是打下河套，一定要好好开发。”

“哦……”进财话到嘴边说不出来。

老人又说：“你方才往西看，看到了什么？”

“我看到，看到……”进财觉得好像看到好多好多，却不知从哪说起。他指指惠惠。“她，她看到了……”

老人站起身，自顾往一边走去。进财不由跟上去。走到卧羊台与山梁连接的地方，兀然长着一棵高大的松树。树下是一片青草，像是树冠投下的阴凉。草蔓披覆，中间露出一方青白。老人站在上面，用牧羊鞭杆向四处拨拨，一块六尺见方的巨大青石出现了。

老人再一次仔细看看进财，说：“这块青石八百斤，你可搬得动？”

进财摇头。

“青石下有两件东西，你要能搬起来，就是你的了。你进套以后用得着。”

进财突然燥热起来，一股什么东西在体内奔突。两腿不由叉开，往下蹲去。两臂乍起，十指张开、握紧，张开、握紧，嘎巴巴直响。突然弯下腰，指头像钢钎般抠入泥土，嘴里嗨——一声巨响，如山虎咆哮，震得那山羊炸了群，儿马一样尥着蹶子，四散逃奔。巨石被搬起来了，翻倒在一旁。只见下面是圆圆的石窖，窖里有一口庞大的铁锅，和一把也很庞大的西锹锹头。两件东西虽都锈迹斑斑，但整齐漂亮的形状一看就不是出自普通匠人之手。

进财愣怔半天，一下子明白了什么，跪倒在地，磕了三个头。

“老人家，我懂你的意思了：你让我在河套安大锅，开大渠，成大事！”

抬头看，老人已没了踪影。

进财觉得奇异。看看双手，哪来这么大的力气？就算身高体壮，抵得了平常两个人的力量，也不能搬动这么大的石块啊……他觉得奇怪，又趴倒在地，磕了几个响头。

“真有那么一天，我就在这里为你盖一座庙，好好地供奉你！”他向着老人来时的方向说。

几十年后的王同春，就是现在的王进财，果真成功开发了河套，成了一个伟大的拓荒者，杰出的水利专家，西北首富，河套的无冕之王。他在这里盖了一座庙，每次路过，都要虔诚地烧香磕头。

第二章

夜半奔袭

过了西山嘴，一路西进，经过扒子补隆、西槐木，最后在黄脑楼郭大义家落脚。郭大义是河套土著，祖先什么时候在河套落脚，已不可考。自秦汉以来，内地汉人与边疆少数民族时有战事。河套有时为汉人占领，有时又被赶走。但有不少汉人留居下来，从事农业耕植，与以牧为生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。郭大义家几代在这里垦荒种地，成了这一带有相当规模的地主。李成事就是他的长工。因他在马队做过事，谙熟养马、喂马技术，就当了他的马倌。进财刚来，一时无事，提出要跟李叔放马，郭大义同意了。

第一天出牧，郭大义让李成事为他挑一匹老实的骡马，并嘱咐说：“草滩大，马群大，野草又高又密，你要跟着你叔，不要单蹦，小心走丢了。”又对李成事说：“把大揽鞭的鞭梢换成新的，一旦走丢，你就站在高处打响鞭子，好让他听见。”

叔侄二人答应着，吆着马群出了村子，走进草场。草场里凡是高凸的地方，多生长着白茨。平地长着枳椇、红柳、扁竹竹，低洼处则是水稗子、旱芦苇、车前草、矮寸草等，苍苍茫茫一片葱绿。马儿特儿特儿地打着鼻响，呼呼地弹着蹄子，光滑的皮毛上滚过一道道波纹。尾巴甩来甩去，驱赶着苍蝇和绿头瞎蠓。用不了多久，就吃饱了肚子。

李成事找个斜坡躺下来，打起了盹。

进财一走进草场，立刻心花怒放。他其实是第二次走西口了。十二岁那年，老家的驮运生意败落，父亲即领着他坐船西行，投奔已在河套落脚的叔叔王成。叔叔在河套最西南的磴口开皮革作坊。叔叔的制皮生意令他生厌，他只对黄河充满兴趣。父亲住了一段时间，就把他留给叔叔自己回去了。

那时整个河套一片荒芜,野草高可没人,到处是黄河改道时留下的水壕和海子,人烟稀少。只有极少农民和生意人,或开发些小渠,或用桔棒提水,浇灌小片土地。他利用送货的机会,多次沿黄河行走,出没于套内荒野,观察地势,琢磨水情,看人们如何引水浇地。第二年宁夏黄渠桥开工一项大的引黄灌溉水利工程,他去那里住了一个多月,极有兴致地看人家挖渠。从宁夏回来,他的心就再也收不住了,总想去开渠种地。一有时间,就往黄河边跑。两天的送货时间,他要走四天、五天。路途上每见一道天然小河,一个海子,他都流连半天,用心记下。王成看他无心学习皮革,放他单身出去打拼,年龄还小,就找了一个回家的同乡,带他回了直隶老家。

人回了直隶,心还在河套。当他听说李成事回来接家眷时,就毫不犹豫地跟着出来了。

他骑着马到处转悠。眼前出现一道壕沟,吸引了他的注意力,便顺壕往下游走去。沟有四五丈宽,深浅不一。深的地方存着水,浅的地方长满芦苇和菖蒲。不知走了多远,壕沟的一面又出现一条支沟,他顺着支沟斜插里向下游走去。他曾见过有人利用这些天然的沟壑开渠,从黄河引水灌地,获得很好的收成。他反复目测这些壕沟的深浅、走向及两边大片荒地的亩数。他已确定,只要把这条壕沟进行整修,两边垒起高出地面二尺左右的河堤,从黄河引水过来,荒地即可变为良田。

他看着、测着、想着、走着……不觉已离开了马群很远,他已不知道马群的方向了。

太阳从西边枳机梢上滑下,头上出现漫天云霞。李成事站上一个高粱,使出浑身气力甩响大揽鞭,“啪——啦啦啦啦……”悠长的鞭声在茫茫草原传出很远,但不见进财的身影。生牛皮筋做的鞭梢已炸掉了一根,又接上新的。他的右臂因反复抡甩已又酸又痛,仍不能唤回进财。这是一种很特殊的鞭子,鞭把口径有一寸多粗,长却最多尺半,上面套着蛇皮或缠着熟牛皮筋。麻绳拧成的鞭身长有一丈二三,从根处的拇指粗往下一直细下去,头上是可以炸响的细皮梢。没有特殊的本领是使不得这种鞭子的,一甩就可能像蛇一样把自己的脖子缠住。只有训练有素的牧人才可以甩开,发出巨大的声音。它的功能不是打击,而是用声音威慑、引导牲口。

进财已远远走出了声音之外。或者他听见了鞭声,故意不转回来。

看看天黑下来了,李成事只得赶马回圈。他战战兢兢地向东家做了汇报。

郭大义铁青着脸,一语未发。

李成事一夜没睡好。几次起来到村外瞭望,毫无结果。

第三天,郭大义按习惯天亮时出门,晨曦中看见一个人骑着一匹拐马远远走来。晨光在他周身圈出一圈红晕,马身和人身上落满泥水。来人迅速翻身下马,低头站了

下来,手指抠着衣襟上的泥巴。

“东家,我……”

“干什么去了?”郭大义打断他的话,声音像刀劈干红柳般干燥,“让你放马,怎么一走就没影儿了?……马呢,怎么拐了?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怎么回事!”郭大义的声音更高了,刚刚睡醒的眼睛变得通红。

“我,遇见一个水沟……跟着看去了。”

“看着水沟你就跟着去了,河套遍地水沟,以后我还能留得住你吗?好了,你就去吧,拿上你的东西,不要再来了。”说完转身就走。

闻讯赶来的李成事扑通一声跪在东家面前。

“东家饶了他这一回吧,他还是个孩子……”

进财并未动身,冲着东家的后背平静地说:“我不是去玩的。我走了两天三夜,把马走拐了。我已经给东家看好一条渠路。”

郭大义震了一下,脸上强装镇静,心里却咯噔一响。

“只要把这条渠开了,东家就会增加几十顷水田。”进财继续说。

只可惜,这是黄口小儿的胡诌,为了开脱自己。要是真有一个懂水的人为自己效力……郭大义转身,没好气地说:“蛋大个东西,你懂什么开渠。错就错了,以后不得贪玩。看在你叔的面上,饶你这回。”

进财并不领情,自顾说下去:“东家,我没有贪玩,你看我像玩的吗?”他乍开双膀,暴露出满身的泥水。“我顺着那条沟,往返黄河几趟。看了地势高低,多次跌入水沟,走进泥泞土地,为的是查清地形。从黄河到这里,大约三十里,有一多半可以利用壕沟,一少半人工开挖。只要把黄河水引来,你知道会有多大好处,你知道!”

“好了,大言不惭,你以为开渠就那么容易?”郭大义仍然板着脸,匆匆走向上房。

这个十六岁的孩子的一句话正好打在老郭的心病上。他祖辈在河套垦植,收入不错。可是这么肥的土地,眼巴巴傍着黄河却无水可浇,被荒着、闲着。但凡有人开些小沟小渠引来河水,土地就立刻变成粮仓。他多次想开一条渠,浇灌身边的良田,但苦于无人才无技术无资金,只能望河兴叹!他现在只是利用一道天然壕沟,浇着不多的土地,而且经常一涨水便四处漫溢,淹了人家蒙古人的草场。

他叫人喊来李成事。“这个进财对开渠这么有兴趣,他们祖上是干这一行的?”他问。

“那倒没有。”李成事被东家这么一问,情绪活跃起来,本来不大的脸缩成一团,三角眼里光彩烁烁,口齿也滔滔不绝了。“是他自个儿下过工夫。他十二岁就来河套投

奔他叔叔做生意，去宁夏的水利工程上干过。利用进货送货机会，跑了河套的许多地方。最爱看人们引水提水浇地，记下了许多壕沟的长短、深浅、走向。后来回了老家，念念不忘的还是河套的水利，这次跟我再一次来，也是因为这个。”

“他一个十六岁的娃娃，能懂多少？”

“懂多少我说不好，反正比一般人懂得多。”

“你给他换一匹好马，放马时也不用管他了。他不是爱看那些沟沟壕壕吗，由他在枳机林里转悠去吧。”

两个月后，郭大义把王进财叫到他的房里，这是王进财第一次进这间屋子。郭大义虽已是这一带有名的地主，但住房并不豪华，连直隶一个小地主都不如。一进的四合院，东西两道罗门，没有门楼，也没有门扇，只横穿几根柳椽，防止牲口进来。一排五间正房，一色土坯垒就，柳条为椽，枳机压面。郭大义住的一间，进门顶头一个大红躺柜，长有六尺。旁边放一白茬条凳，东侧是一个通盘大炕，炕下层是苇席，上层是毛毡。中间一个笨重的黄榆木炕桌，桌后铺一块提有白花的蓝色马褥，那是用羊毛织成的小毯。小毯后是两个巨大的如两截圆木的枕头。

郭大义斜靠在枕头上。

“坐下吧，”他指指地上的条凳对进财说，“看来你不是放马的料。”

“是啊，东家。”进财局促地欠欠身子。

“马没有放好，倒把它们都累得掉膘了。”

进财点点头。

“你一天骑马到处转，走了多少路，都在看什么呢？”郭大义狠狠地 from 羊棒骨烟袋里吹出一团烟灰。他早已习惯学山西人抽水烟了，这几年从山西、陕西走西口过来的人不少，成了河套的主要居民。

进财无言。

“你真的喜欢开渠，你懂吗？”

进财抬起头，那只完好的右眼灼灼放光。“东家，我就是喜欢……我骑马到处看，就是看地形，想能帮助东家你开一条渠出来……”

“你看了两个月，看出了什么名堂？”

“总体走向就是我给你说过的。我又反复查看，做了一些修改，有了大体的想法。具体方位开渠时需要仔细测量。”

“怎么测量？”

“我在宁夏见过人家用仪器测量，我们可以用别的土办法。我想过了，白天用些白色的东西，夜里可用灯笼火把。”

“马上要夏收了，夏收完，场面里的活不用你管，就放你的假。给你一匹马，用一秋一冬时间，给我好好看出一条渠路来。到时我要请一些行家，看你说得对不对。”

王进财像兔子一样蹦出屋子。东家相信他了，他真的可以在河套挖渠了！

东厢房里的惠惠正在做晚饭，王进财跑进去，拿起一个硕大的黄铜瓢，舀起半瓢凉水咕咚咚灌下去。落满水珠的颧骨红得像两颗海红果。一屁股坐在灶台旁，用脚踢了踢惠惠正在烧火的胳膊。

“哈呀，我要开渠啦……”

“谁说的？”惠惠抬起被炉火烤得绯红的脸蛋。

“东家说的，今年夏收一完，我就不干活了，只管开渠的事。”

惠惠的心里很为他高兴，他的高大的身材和浑身的热量，像有一股气浪撞击她的心扉……她的眼光无意间从他的左眼掠过，心不由沉了一下。“你挺能个儿的啊！帮我烧一会儿火，我给你找点吃的。”

进财赶紧溜下炕，蹲在炉口，把一大把麦秸添进去，一边回头看惠惠给他拿啥好吃的来。惠惠端出一个用高粱秆儿缝的小筐，里边是煮熟的胡萝卜。进财吸溜着口水夺过筐，抓起一个萝卜就塞进嘴里。

惠惠说：“你慢点，剥了皮吃。”

进财笨拙地剥皮，三下五除二，没等剥完就急不可耐地塞进嘴里。惠惠帮他剥好一个拿在他面前。他伸手去抢，惠惠闪开了。

惠惠说：“你看好了，我给你留的都是小萝卜。”

进财笑了：“山西人说，甚小甚袭人（土语：好看，夺人眼睛），馒头小了恨死人。还说，萝卜小了没有筋。”

惠惠：“没有筋的萝卜嫩，生吃脆，煮熟了吃不柴。你再看，还都是小屁股。”

“是呀是呀，个个都是小屁股。陕西人说：长蔓菁扁芋头，要吃萝卜小屁股。蔓菁长了不辣，芋头扁了水大。萝卜要是小屁股，满身都是嫩肉肉。”

惠惠吃惊了：“嘿——，真是换了一个人了。往日一天不说三句话，今天都一套一套的了。让你挖个渠就高兴成那样？”

“高兴，高兴！”

“比娶媳妇也高兴？”

“高兴。还有，你给我留的萝卜真好吃。河套的萝卜都比我们直隶的好。”

“你那是跟谁学的，什么水大了，小屁股了，嫩肉肉了，什么话！”

“你说是什么话？”

“我看都不是好话。”